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附錄纂註卷

三至六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銓

校對官中書臣王鐘泰

謄錄監生臣闕學洙

欽定四庫全書

易附錄纂註卷三

元 胡一桂 撰

彖即文王所繫之辭上者經之上篇傳者附錄彖
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放此附錄彖
極精說得卦中情狀最出
分明是聖人所作道夫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
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

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嘆辭元大也始也乾元
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

之首而貫乎天德附錄乾道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
之始終故曰統天附錄乾道也元者萬物之始對亨利

貞而言四時之序也答連萬物資始與資之深資
於事父以事君之資皆訓取字淵問乾元統天曰乾元

只是天之情不是兩箇物事如人之精神
神豈可謂人自是人精神自是精神乎
纂註 蔡氏曰

行雖有元亨利貞之分而其所以無間斷者實惟一
之運行故曰統天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

則一事專言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則包四者
此釋乾
纂註 蔡氏曰

施亨之見乎氣也品物
流形亨之見乎形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

以御天
始即元也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

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
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
附錄 這段易傳說得不一

段却分曉乃是楊遵道所錄云人能大明天道之終始
這處下箇人字是緊切底字淵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

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非天矣惟其潛見飛躍
各得其時則是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天而言御天以

見遲速進退之在我爾雖云在我然心理合一初無二
體但主心而言爾答方士繇乾道終始即四德也始即
元終即貞六爻之位由此而立耳以時成者言各以其
時而成潛見飛躍皆以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初九
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
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蓋
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故見六位各以時成乘此六位
之時以當天運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應變而不窮
也銖道一段說聖人之元亨六位六龍只與譬喻相似
聖人之六位如隱顯進退行藏潛龍時便當隱去見龍
時便是他出來如孔子為魯司寇時便是他大故顯了
到那獲麟絕筆便是他亢龍時這是在下之聖人然這
卦大槩是說那聖人得位底若使聖人在下亦自有不
元亨利貞如首出庶物不必在上方如此如孔子出類
拔萃便是首出庶物著書立言
澤及後世便是萬國咸寧淵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

合大和乃利貞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大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

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

利貞之附錄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如昨日是夏今義也 附錄 日立秋為變到那全然天涼沒一些熱時

是化輝如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便是就人身上說性易之所言乃是說天人相接處各正性命底便是乾

道變化底又曰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賜問保合大和乃利貞曰天之生物莫不各有箇軀殼如人之有

體果實之有皮核有箇軀殼保合以全之則真性常存生生不窮如一粒之穀外面有箇殼以裹之方其發一

萌芽之始是物之元也及其抽枝長葉則是物之亨到得生實欲成未成之際此便是利及其既實而堅此便

是貞矣蓋乾道變化發生之始此是元也到各正性命小以遂其小大以遂其大則是亨矣能保合以全其太

和之性則可利貞有間保合太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
天地氤氳乃天地保合此生物之理及其萬物化生之
後則萬物各自係合其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在
理不保合則無物矣
輝
於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寧猶萬物
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蓋嘗
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
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蒂脫落可復種而
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無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
氣流行初無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
聖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為聖人得天位行天
道而致太平之占也雖其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然讀
者各以其意求之則並附錄首出庶物須是聰明審知
行而不悖也坤卦放此附錄高出庶物之上以君天下
方得萬國咸寧禮記云聰明審知足以有臨也須聰明
審知皆過於天下之人方可臨得他破所謂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那元宇便是生物之仁
資始是得其氣資生是成其形到得亨便是彰著利便
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收斂既無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夜
半子時猶未動在到寅卯便生已午便著申酉便結亥
子丑便實及至寅又生他這箇只管運轉一歲有一歲
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
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恁地運轉道夫四德
之元專言之則全體生生之理也故足以包四者偏言
之則指萬物之發端而已故止於一事淵元亨利貞四
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屯等卦一般是大亨而利
於貞爾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
自如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蓋各自發明一理爾
今學者且自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
不同處自不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答趙彥肅人
只見夫子於乾坤文言解作四德他卦只云大亨以正
便須要於乾坤四德說教大於他卦畢竟本皆占也又

曰聖人作易本為卜筮然其辭固包義理在其中孔子
恐人只於卜筮上求一向泥著方只以義理解之如乾
卦元亨利貞文王之辭在占法又是二事云占得此純
乾之卦者大亨以貞也大亨言其吉然所利者須是貞
此為之戒辭也文
言方解作四德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至極也比大

義差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附錄總論乾元坤元徐渙
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

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即坤元亦通淵資
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坤之所生即乾之所

始纂註徐氏曰至哉贊坤元承乾元之大亦无不至也
者纂註程子曰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

也纂註

程子曰坤之德厚持載萬物合於乾之无疆者也含包容也弘寬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

此四德故能成天之功物品咸得亨遂蔡氏曰含弘坤之事也光大乾之事也德合乎乾故亦至乎光大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言利貞也馬乾之象而以

為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所行如是則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其占如下文所云也

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兼陽故坤之德常減於

乾之半也東北雖喪朋然

附錄易中說到那陽處便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

抑遏壅絕他淵以文王八卦論之則自西北之乾以至東方之震皆父與三男之位也自東南之巽以至西方

之兌皆母與三女之位也故彖辭以東北為陽方西南
為陰方答表樞乃終有慶既言終有慶則慶不在今為
他是箇柔順底物東北陽方非他所安之地自是喪朋
喪朋於東北則必反於西南是終有慶也正如先迷後
得為他柔順故先迷柔順而不失乎健故後得所以卦
下言牝馬之貞喪朋先迷便是牝馬有慶後得便是馬將
牝馬字分開却形容得意思文蔚問大抵柔順中正底
人做越常過分事不得只是循常守分時又却自做得
他底事曰是**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安而且貞纂註邱曰
如此文蔚是**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地之德也

坤彖三无疆字其指各異德合无疆乾之无疆也行地
无疆坤之无疆也應地无疆君子之无疆也无疆天德
也惟地能合天之无疆則君子法地法天皆不出於一
疆則君子亦无疆然則君子法地法天皆不出於一无
天德之无疆而巳矣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

附錄

剛柔始交只指

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男也 交

動乎險中大亨貞

謂震難生謂坎是揚龜山解必大

險坎之地 附錄

錄問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

也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何也曰文王說元亨利貞只是說乾道大通而至正故筮得者其占當得大

通而利於貞固至孔子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則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

以其能動則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貞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貞初非謂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

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

侯而不寧

以二體之象釋卦辭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冥晦也陰陽交而雷雨作

雜亂冥晦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
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不取初九爻義者取義多
端姑舉附錄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淵天
其一也附錄造草味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別發出
一道理說當此擾攘之時不可无君故須立君破
不可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為不安寧方可淵纂註
蔡氏曰草萌地中未明之象總論彖傳邱行可曰彖傳
大率於章首先釋卦名義次釋卦辭又次釋卦義有未
盡者從而推廣之此彖傳之定例也其辭則雜取卦體
卦象卦德卦變卦四者互明之卦體以兩體及六爻之義
言如剛柔始交震而難生坎之類是也卦象以天地雷
風山澤水火言如雷雨之動滿盈之類是也卦德以健
順明險動入上說言如動乎險中之類是也卦變以剛
柔往來上下言如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之類是也
自屯以下大要
皆不越乎此矣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

附錄

山下有險是卦象險

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為蹇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淵蒙亨以亨行時

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

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以卦體釋卦辭也九

二以亨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附錄問何以見當其可曰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附錄下文所謂二五以志

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殊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日何由會有聖筮註程子曰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功淵筮註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高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又曰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此以卦德釋卦

名筮註

徐氏曰剛健謂乾陷謂坎惟剛健故不陷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

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

附錄

以正

中以中正也只一般只是要協韻淵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以卦德釋卦名義

纂註

程子曰訟之為

而又健也又為險健相接內險外健皆所以為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

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以卦變卦體卦象釋

卦附錄

問剛來而得中曰大抵上體是剛下體是柔一剛下而變柔則為剛來今訟之上體是純剛安

得謂之剛來邪以某觀之訟卦本是遯卦變來遯之六二為訟之六三其九三却下而為九二乃為訟耳時舉

錄問終凶訟不可成即

纂註

蔡氏曰剛來得中乾自外來交坤而為坎也諸卦言

往來上下多主本卦剛柔相交而言如隨蠱賁渙之類是也惟訟與无妄上乾下坎震一剛自外來非由本卦來往故訟曰剛來无妄曰剛自外來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

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為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又以卦體卦德釋大人吉无咎之義

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於天下然而以其有是纂註徐氏曰剛中而應行險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剛則无威嚴而不足以服衆過剛則暴而无以懷之有剛中之才而信任不專亦不能有成此師所以貴乎

剛中而應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興師動衆禁暴除亂此師所以貴乎行險而順也。大人吉无咎伊尹太

公方叔元老文武吉甫足以當之。愚謂險坎漢趙充國唐郭子儀其庶幾乎。德順坤德

比吉也。此三字疑衍文。比輔也。下順從也。此以卦體附錄也。此解

也。此字下順從。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

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亦以卦體釋卦辭剛中。纂註

徐氏曰後夫凶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如隗鷲公孫述之徒終何如哉。道窮致凶所

自取也。通論蒙比卦邱行可曰蒙內卦坎為初筮彖釋之曰以剛中謂九二也。此外卦坎為原筮原再也。彖釋

謂九五也。謂九五也。謂九五也。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以卦體釋卦名義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

謂五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纂註蔡氏

曰剛中五也志行五與四合而小畜之志得行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

施未行也

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

附錄

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

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无發泄處方能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木之以陰畜陽三陽上往而陰畜不住所以不雨正如甑蒸飯纂註蔡氏曰尚往陽漏氣則不成水无水淚下也 降而為雨也

履柔履剛也

以二體釋卦名義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

人亨

以卦德釋彖辭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又以卦體明之指九

五纂

註程子曰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苟无疚病則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疚謂疚病失履是也

光明德盛而輝光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

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附錄

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无以君

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為君子而无小人也遇來教謂吾道无對不當與世俗較

勝負此說美矣而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无對者也然其中却着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出

後方曉然見得箇精神純粹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
只着箇無對包了切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
子言揚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
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
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
子進而小人退循環無窮初不害其為無對也答東萊
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於泰否只為陽說道理看來聖人
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為君子世間人多
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之急迫之却為害不
然如舜湯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為非
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破聖人作易以立人
極其義以君子為主故為君子謀而不為小人謀觀泰
否剝復名卦之意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
其不知易甚哉鄭公藝圃折衷辨天地之化不越乎一
陰一陽兩端而已其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
以一日而相無也聖人作易常以陽為君子而引翼扶

持惟恐其不盛陰為小人排擯抑黜惟恐其不哀何哉
蓋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柔者常私剛者常明
柔者常闇剛者未嘗不正柔者未嘗不邪剛者未嘗不
大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天下蒙其
福私闇邪辟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纂註丘行可曰
禍此理之必然也金華潘公文集序三陽三陰
之卦凡二十而言卦變者十有三泰否隨蠱噬嗑賁咸
恒損益漸渙節是也聖人首以往來言於泰否者所以
發卦變之凡例蓋泰否者乾坤二體之往來
而他卦者乾坤之一爻由泰否而往來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
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
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附錄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纂註程子曰天地之氣不交則天下無物無生成困倒了淵纂註之理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無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為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無邦國之道也蔡氏曰釋彖言陰陽者獨泰否兩卦而已否者氣藏乎質而不交故又以剛柔言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二乾謂九

五 同人曰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

文衍

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以卦德卦體釋

卦辭通天下之志乃為大同不然則是附錄乾行也言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是柔弱者纂註程子曰天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淵

纂註

程子曰天

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

五上下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以卦

德卦體釋卦辭附錄文是文章明是明著易中應天指六五也多言文明明是二字廣纂註程

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興而後有衰衰固後於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至於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為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言謙之必亨

天道虧

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變謂傾壞流謂

聚而歸之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

附錄問天

善禍淫此理定否曰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賞善

罰惡亦是理當如此不如此便是失其常理又問或有

不如把此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若不如便是

只是理自是如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

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又曰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

殺瘦澤增高此是說山上土為水漂流下來山便瘦澤

便高淵鬼神言禍言福是有些造化之柄如言與鬼神

合其吉凶到鬼神便說吉凶字淵天道是就寒暑往來
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說鬼神是就禍福上說各自主
一事而言時舉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
之蓋太極中本无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
生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賀孫以尊而行纂註蔡氏曰
謙則其道光以卑而行謙則其德不可踰纂註下濟而
光明良也良有光明之象故良之彖曰其道光明謂良
陽止乎上陰不得而掩之故光明卑而上行坤也虧盈
益謙以日月陰陽言變盈流謙以山谷川澤言害盈福
謙以災祥禍福言惡盈好謙以予奪進退言程子曰謙
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之所以戒盈而勸謙也愚
郭氏曰四者非有心如是其道自然故皆曰道也謂
下濟與卑謙義光明上亨義良一陽居上卦之下天
道下濟而光明也坤三陰居下卦之上地道卑而上行

也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豫順以動故天

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以卦德釋卦辭纂註

程子曰天地之道萬物之理惟

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

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

大矣哉

極言之而贊其大也

附錄

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為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徒配了

他亦不服豫之時義言豫時底道理淵

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

附錄

凡卦皆從內說出去

若說說而動却是自家說他後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也淵

大亨貞无咎而天

下隨時

王肅本時作之今當從之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下之所從也

隨時之義大矣

哉

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之

纂註

蔡氏曰天下所隨者聖人之時而聖人制作又當隨天下

之時禮樂法度始於伏羲成於周者豈聖人知慮有所不及哉此隨時之義所以大也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益以卦體卦變卦德釋卦名義如此則積弊而至於蠱矣

附錄

問剛在上而柔在下為卦體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為蠱此卦德自責井既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此

卦變曰是鉢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此是言致蠱之由非治蠱之道必大大凡看易先看成卦之義險而健則

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艮上而巽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

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更無所施為如何治蠱德明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

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卦釋

辭治蠱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之附錄問蠱是壞亂之象也亂之終治之始天運然也

如胡亂革以至於隋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皇帝若不如此便无天道了所以彖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蓋卦易要分內外卦看如巽而止則成蠱止而巽便不同蓋先止而後巽却是根株了方巽將去故為漸必大

臨剛浸而長以卦體纂註徐氏曰浸漸也陰符經曰天

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二說而順剛中而應又以卦德卦

陽長於下而漸進也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當剛長之時又有此至於八月有

凶消不久也

言雖天運之當然附錄總論彖辭剛浸而然君子宜知所戒長已下三句解臨

字大亨以正更是天之道也解元亨字須纂註徐氏曰

用說八月有凶者蓋要反那二陽說淵長若循環然彖易聖人深言消長之機其來甚速

吉凶靡定禍福何常思患豫防君子所當戒懼也

釋卦名義纂註徐氏

曰大剛也一剛在上下示象彖故曰大觀在上順巽以

有其德无其位亦不足以觀天下有觀盥而不薦有孚顒

若下觀而化也

釋卦纂註徐氏曰下觀而化以四陰觀

德顯然可仰則天下有所觀感而化如舜恭己正南面而天下自治文王不大聲以色而萬邦作孚自然之感

固也。如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

下服矣。

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附錄。觀也。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為觀也。

之神道亦是說他自然運行人自然觀感處淵總論彖辭。觀之義盥本為薦而不薦是欲畜其誠意以觀示民。民觀感而化之義有孚顒若便是那下觀而化却不是說人君身上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做底。即是盥而不薦之義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以此觀也。

頤中有物曰噬嗑。

以卦體釋卦名義。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

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又以此卦名。

卦體卦德二象

卦變釋卦辭 附錄 張洽問易中言剛柔分兩處一是一卦

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曰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曰偶於此言之其他卦則別有義時衆

愚謂下體本坤分初柔上而為五上體本乾分五剛下而為初此剛柔分也柔得中而上行即初柔上行而得中

也噬嗑剛柔分而柔得中節剛柔分而剛得中故於兩卦發其義

賁亨

亨字疑衍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

攸往天文也

以卦變釋卦辭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理或纂註

蔡氏曰柔來而文剛二也坤下交乾而為離也分剛上而文柔上也乾上交坤而為艮也

剛柔往來自然之文故曰天文 文明以止人文也

又以卦德言之 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樞言貴道之大也

纂註

程子曰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往來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天文

以教化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責之道也

剝剝也柔變剛也

以卦體釋卦名義言柔進于陽變剛為柔也

不利有攸往

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以卦體卦辭纂註

丘行可曰順而止之合二德言君子觀德釋卦辭纂註衆陰剝陽之象惟順時而止不敢輕進

以冒小人之禍所以防其剝也然豈終止哉天道循環无往不復陽消而息陰盈而虛剝極於上則復反於下

乃天運之當然也是以君子尚之此處剝之要道也

復亨剛反

剛反則亨

附錄

問剛反當作一句曰然此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行是解出

入无疾以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以德而

言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陰陽消息天運然也

附錄

消長之道自然

如此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利有攸往

剛長也

以卦體而言既生則漸長矣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積陰之下

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為

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程子論

之詳矣而邵子詩亦曰冬至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

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

不信更請問包義至哉

附錄

問見天地之心曰復未見

言也學者宜盡心焉

造化而造化之心於此可

見可學問天地之心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
見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
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闢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掩
藏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銖如一堆火自
其初動以至漸漸發過消盡為灰其消之未盡處固天
地之心也然却消盡底亦天地之心也但那箇不如那
新生底鮮好故指那接頭再生者言之則可以見天地
之心親切又曰要說得見字親切蓋此時天地之間无
物可見天地之心只有一陽初生淨淨潔潔見得天地
之心在此若是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盡散
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又曰這處在天地則為陰
陽在人則為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
善處便是陰知處便屬陽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沈迷蔽
固之時忽然一夕醒覺便是陽動處齊宣王興甲兵危
士臣構怨於諸侯可謂極矣及其不忍殺棘即見善端

之萌肯從這裏做去雖三王事業何患不到寓淳問一
陽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
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又如
人之沈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小亨通雖未大行已有
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无不渾淪
又曰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且如人方窮
物慾豈可便謂其間天理元不間斷而且肆其慾哉要
須窮慾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答王遇復有兩
樣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兩樣復自不相須各看
得分曉終日營營與萬物並馳忽然有惻隱是非羞惡
之心發見此善惡為陰陽也倘論程傳先生說天地有一念
之動此動靜為陰陽也倘論程傳先生說天地以生
物為心最好此乃是无心之心也人傑道夫言向者先
生教思量天地有心无心近思之切謂天地无心便是
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量有營為天地曷嘗有
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

便如此不待思惟此所以為天之道答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說得他无心處耳若果无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心便是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為心某謂天地別无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畧无停間只是生出許多物事而已又曰天地有箇无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這便自分明有箇人在裏面主宰相似道夫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互古互今未始有毫釐之間也故陽極於外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生於內而為闔闢之天窮乎答曰夫鄭兄問程傳云先儒皆以靜見天地之心因舉王輔嗣說寂然至无乃天地心曰他說是無是亂

說若靜處說无不知下面一畫作甚麼寓可學問靜亦
是心而心未見曰固是但又須靜中舍動意始得又曰
上五陰亦不可說无便死了无復生成之意如何
見其心可學問程子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動乃心之
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
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無蹤跡
又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
又從此一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動處凡發生萬物都
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未嘗息但无端倪可見惟一
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无端倪可見惟一
陽初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倪也言動之頭
緒於此處起於此起處方見得天地之心也銖論遺書
程子曰聖人无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天地之氣所以
有善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
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无間斷
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邪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

不可以善惡而為言耳。答吳翌道夫竊謂聖人之心，天
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可見則聖人之心，亦可見。況夫復
之為卦一陽復於積陰之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聖人
雖无復然，是心之用，因時而彰。故堯之不虐舜之好生，
禹之拯溺，湯之救民於水火，文王之視民如傷，是皆以
天地之心為心者也。而謂不可見，何哉？曰：大抵易之言
陰陽，有指君子小人而言，有指天理人慾而言。有指動
靜之機而言，初不可以一偏而論。如天下皆君子而无
小人，皆天理而无動益造化不能以獨成，而或者見其相
靜，靜不可以无動，蓋造化不能以獨成，而或者見其相
資而不能相无也。遂以為天下不可皆君子而无小人，
不能皆天理而无動益造化不能以獨成，而或者見其相
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此賢者之心，因復而見者，至
若聖人則无此故，其心不可見。然亦有因其動而見其
心者，正如公所謂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皆是因其動而
見其心者。道夫堯舜孔子之心，千古常在，聖人之心，周

流運行何往而不可見此獨曰聖人無復未嘗見其心者只為是因說復卦而言繫辭曰復小而辯於物蓋復卦是一陽方生於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便是小而辯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若聖人之心純於善而已所以謂未嘗見其心者只是言不見有昏蔽忽明之心如所謂幽暗中一點白者而已但此等說話只可就此一去看去纜轉入別處便不分明也謨論邵子詩立冬是十月初小雪是十月中大雪是十一月初冬至是十一月中小寒是十二月初大寒是十二月中冬至前一半已屬子時今推五行者多不知然數每從這裏處起畧不差移此所以為天心道夫一陽方動處萬物未生時此時欲動未動之間如見赤子入井之初方怵惻隱而未成怵惻隱之時故冬至于之半是康節常要就中間說子之半則是未成子方離於亥而為子方四五分常要說陰陽之間動靜之間與周程之說

不同周程只是體用動靜互換无極康節只要說循環
便須指消息動靜之間而言學蒙當是時一陽初動萬
物未生无聲臭氣味之可尋可見所謂玄酒味方淡大
音聲正希也道夫通論復艮二卦存養是靜工夫省察
是動工夫其靜時思慮未萌知覺不昧乃復所謂見天
地之心靜中之動也其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艮
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動中之靜纂註程子曰一陽復
也窮理讀書皆是動中工夫木之
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
乃夫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又遺書曰復非天
地心復則見天地心聖人
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

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
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

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於正乃天

命之當然也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

附錄

蓋其逆天之命而天不佑之故不可以有行也
剛自外來說卦變動而健說卦德剛中而應說卦體大
亨以正說元亨利貞淵天之命也天之道也義只一般
但取其成韻耳纂註蔡氏曰剛自外來而為震也非本體來往
不必強分賀孫也乾交坤而為震也非本體來往
故曰外來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以卦德釋卦名義

附錄

篤實便輝光

艮止便能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以卦變卦體釋卦辭附錄

能止健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來

不家食吉養賢也

取

止乾是以艮之止止乾之健淵

尚賢 愚謂艮剛畜乾有養賢之象尚賢
之象 以上九一陽言養賢以乾三陽言
利涉大川應

乎天也

亦以卦體而言

愚謂六五下與乾應故曰應天

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

自養也

釋卦辭

附錄

觀其所養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模樣自養則如爵祿下至於

飲食之類是說自求口實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

大矣哉

極言養道而贊之

大過大者過也

以卦體釋卦名義

棟撓本末弱也

復以卦體釋卦辭本謂初

未謂上弱謂陰柔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又以卦體卦德

釋卦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故嘆其大纂註

程子曰大過之時其事甚大如立非常之大事與不世

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徐氏曰時字當

玩自是時節當如此適其時當其事雖曰大過而不悖

於道所謂剛過而中巽而說行者如堯舜之禪授而謳

歌獄訟之皆歸湯武之放伐而後迎師之恐後所以

成大功而濟於時焉苟非其時則堯舜亦且傳子而不

傳賢矣湯武亦只守臣節而不敢革夏殷矣時不可

失此聖賢所以當天運立大事成大業也否則大亂之

道而謂之利且亨可乎

習坎重險也釋卦名義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以卦象釋

有孚之義言內附錄水流不盈纔一坎滿便流出去維

實而行有常也行險不失其信是說決定如此維

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以剛在中心亨之象如是而往必有

功也纂註

蔡氏曰剛中二五也往有功動則出坎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

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極言之而贊其

也大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

乃化成天下

釋卦名義附錄重明是五二君臣重明之義大

淵同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以卦體附錄六二

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麗乎中正次第說六
二分數多惟這爻較好故元吉六五雖柔麗乎中而不

得其正特借中字
而包正字爾時舉

易附錄纂註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易附錄纂註卷四

元 胡一桂 撰

咸感也

釋卦名義纂註

丘行可曰咸非訓咸感故感耳凡物

咸義人曰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為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感感故感无心而為咸惟无容心於感然後无所不感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

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釋卦體卦德卦象

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

纂註

蔡氏曰柔上上也坤上交乾而為兌

也剛下三也乾下交坤而為艮也馮氏曰柔上剛下感應相與所以為亨止而說所以利貞男下女所以取女

也吉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

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極言感通之理

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卦

體卦象卦德釋卦名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恒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恒亨无

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固能亨且无

咎矣然必利於貞乃為久於其道不貞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貞而已矣利有攸

往終則有始也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纂註

程子曰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常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

也常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極言恒久之道

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以九五義附錄

遯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遯便亨下面更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何如曰此所以遯而亨也陰尚微為他剛

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二陰小利貞浸而長也

能與時待不然便是與時背砥二陰釋小附錄問小利貞浸而長也是見其浸長故設戒令

利貞附錄其貞正且以寬君子之患然亦是他之福曰是如與否初纂註程子曰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二兩交相似砥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

區致力於末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
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案語錄盤澗問本義釋小利
貞與程傳不同朱子曰若如程傳則於剛當位而應與
時行也下當云止而健陰浸而長故小利貞今但言小
利貞浸而長也而不言陰進而長則小指陰小之小可
知況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正之者程傳雖善而
有不遯之時義大矣哉陰方浸長處之為難愚謂遯
故其時義為尤大也以二陰

之長成卦而以四陽之遯得名易為君子謀名卦必
以陽為主如是則時義之大亦以陽之能遯為大也
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釋卦名義以卦體言則陽
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

言則乾剛震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
動所以壯也

見矣釋利貞之義附錄問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
是指陽下正大是說理曰然亦

緣上面有大者正字方說此學蒙問如何見天地之情
曰正大便見得天地之情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

邪處
道夫

晉進也

釋卦名義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

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以卦象卦德卦變釋卦辭纂註行

可曰明出地上離乘坤也順而麗乎大明坤附離也柔進而上行六自四上行而進于五也大明之君諸侯順附被其寵錫待過之禮而衆多榮顯也

明入地中明夷

以卦象釋卦名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

王以之

以卦德釋卦義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

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內難謂為紂近親在其國內如六五

之近於附錄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之

上六也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曰

艱貞是他那佯狂底意纂註橫渠張子曰文王難在外

思便是艱難底氣象淵箕子難在內丘行可曰內

文則不失已而詭隨外柔順則不逆時而干禍文王

盡全卦之義故以二體言箕子得一爻一義故以六五

言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釋利女貞之義愚謂卦以二體言故惟言利女貞

說男女正而內外爻義兼備又廣彖辭之旨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謂亦

二父父子子兄兄弟第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

下定矣

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

纂註

趙氏曰父義母慈母

何以亦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嫚惟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

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而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釋卦象

義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

吉

以卦德卦變卦體釋卦辭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

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極言其理而贊之

纂

註程子曰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化
育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
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
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
而聖人為能同之處睽之時合
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

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以卦德釋卦名義而贊其美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

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以卦體釋

卦辭而贊其時用之大也

愚謂往得中五也其道窮三也利見大人以下皆指五言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以卦德釋卦名義

解利西南往得衆

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以卦變釋卦辭

坤為衆得衆謂九四入坤體得中有功皆指九二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

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極言而贊其大也

附錄

陰陽之氣

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只管閉結了若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能成雨者畜不極也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以卦體釋卦名義

愚謂損內卦乾九三之剛益上卦坤

上六之柔而成損是為損下益上主剛而言故曰其道上行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

損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二簋應有時損剛益

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此釋卦辭時附錄損上益

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本厚則邦纂註程子曰有寧而君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是倘纂註本必有未

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

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

讓存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无

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闕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

喪實乃常損之時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

二簋之實用之當有時非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

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於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

剛為過柔為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而行不

當時而損益

之則非也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以卦體釋卦名義

纂註

徐氏曰損上益下者損上之剛益下之柔也下卦坤柔為民坤得益故民說无疆上乾之下爻下

為坤之下爻自上下下也天道下濟而光明其道大光也故為益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以卦體卦象釋卦辭附錄

問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曰看來只

是木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

淵某見一朋友說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

木水火土如乾為金易卦之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也

巽為木卦中取象也震為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也

五行取四為纂註程子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二復以

維也去為纂註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

受其福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

惠也

之道與時偕行

動巽二卦之德乾下施坤上生亦上纂文卦體之義又以此極言贊益之大纂

註蔡氏曰无疆以悠久言无方以廣大言與時偕行者
言凡益之道當適乎時也程子曰天地之益无窮者
理而已矣聖人利益天下之道應
時順理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釋卦名義揚于王庭

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

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此釋卦辭柔乘五剛以卦體言謂以

一小人加于眾君子之上是其罪附錄彖云利有攸往

也剛長乃終謂一變則為純乾也剛長乃終今人

以為陽不能无陰中國不能无夷狄君子不能无小人
故小人不可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
小人之盡去耶但所纂註徐氏曰陽剛之長當終於六
以決之者自有道耳纂註位不可有未盡之陰也除惡

務本君子雖盛不可以小人之勢孤謂无能為不盡去
之而存其孽也唐五王不去一武三思而患生於所忽
不旋踵而君子之禍烈矣
聖人於夫設戒之意益深

姤遇也柔遇剛也

釋卦附錄人日用間誠意十分為善
矣或有一分不好底意思

潛發以間於其間此意一發便由邪徑以長姤一陰生
五陽便立不住了以此見凡於一事一念之微苟有不
善之當防皆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釋卦纂註程子曰

不可忽大雅
欲長久而成家也漸長之陰將消於陽不可與之長久
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故戒勿用取
如是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以卦體言愚謂以乾遇巽
得坤初爻而成故

有天地相遇之象又巽為東南之卦剛遇中正天下大
萬物絜齊之時故有品物咸章之象剛遇中正天下大

行也

指九

附錄

始不是好底卦然天地相遇又自別取一義剛遇甚好蓋天地相遇又自別取一義剛遇

中正只取九五或謂

始之時義大矣哉

幾微之際附錄

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正是好時節而

纂註程

曰天地不相過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過則政治不興

之時與義皆甚大也

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釋卦名義

王假有

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

往順天命也

釋卦

附錄

順天命伊川說萃時若不用大牲便是那以天下儉其親相似

也有此理這時節此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不得那利用禴之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聚則見

矣極言其理纂註徐氏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感則見

其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其情之同不于其聚而觀之

柔以時升以卦變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以卦體釋

辭愚謂易以陽為大巽順不足以大亨必剛中而應

不能致也是以大亨大亨之功非剛中之九二上應六五則

困剛掩也以卦體釋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

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以卦體釋

卦 愚謂剛中指二五口兌象上六為兌之
辭 主居窮極之地故有尚口乃窮之象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以卦象釋 改邑不改

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

凶也 以卦體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
改井同故不復出剛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敗

其瓶所纂註 晁氏曰或謂彖主三陽言五井冽寒泉食
以凶也 是陽剛居得中正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

三井滌不食是水未見於用未有功也二甕敝漏
是既不得水并其瓶而亡之羸其瓶而凶者也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以卦象釋卦
名義大畧與

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為睽相息而為革也 息
減息也人為生息之義減息而後生息也 纂註 金陵
王氏

曰澤火非如坎離有陰陽相運之道其相遇則已日乃相息而已其相息也唯勝者能革其不勝者耳

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卦以

德釋纂註程子曰離為文明兌為說文明則理无不盡卦辭

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極言而贊其大附錄是

更革之謂須是翻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逐些補緝如錮

露家事相似若更革則須徹底重新鑄造非止補苴罅漏而已湯武順天應人是如此通論兌卦易言順天

應人後來盡說應天順人非也又曰順天應人革就革命上說言順天理應人心胡致堂管見中辨得好

愚案梁武帝受禪顏見遠不食卒帝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士夫事管見曰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聞應乎天也應者對感而言人事作於下則天理應乎上豈曰天感乎上而人應乎下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故易惟曰順乎天順乎天者順理也後世務名不務實以兵取國者曰吾應天順人也相承而罔察至以為尊號其失遠矣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

養聖賢

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因極其大而言之身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賢則饗殮牢禮當極其盛故

曰大纂註

蔡氏曰亨飪鼎之用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亨為柔亨飪不過祭祀賓客二事而祭之大者

无出於上帝賓客之重者无過於聖賢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

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以卦象卦變卦體釋卦辭纂註程子曰離明而中虛於上為耳

目聰明之象

震亨

震有亨道不待言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

也

恐致福恐懼致福也則法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

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程子以為邇也下脫不喪匕鬯四字今從之出謂繼世而主祭

也或云出即鬯字之誤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此釋卦名艮之義則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故時止而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艮體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

大畜於艮亦附錄也。行固非止。然行而不失其理。乃所止。以輝光言。附錄也。倘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曰定則

明。凡人曾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愚。謂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則天光發是也。學蒙艮一

陽見於二陰之上。陽明著見。陰莫得而掩蔽之。故艮獨稱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

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也。此釋卦辭。易背為止。以明背即止也。背者止之所也。以卦體言。內外之卦。陰陽敵應而不相與也。不相與

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而无咎矣。附錄八純卦皆不相與。氏云。艮其止。當依卦辭作背。附錄只是艮卦。是

止。尤不相與。內不見己。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淵。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或之字疑行。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

正可以正邦也

以卦變釋利貞之意蓋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

為得位之正

其位剛得中也

以卦體言謂九五

止而巽動不窮也

以卦

德言漸進之義

纂註

程子曰內艮止外巽順止為安靜之象巽為順之義人進也若以欲心之動則

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在漸之義內止靜而外巽順故其進動不有困窮也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

終始也

釋卦名義也歸者女之始

纂註

程子曰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之

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

也終始說以動所歸妹也

又以卦附錄

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他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又以卦體釋卦辭男

若此卦則不纂註程子曰歸妹諸爻皆不當位又有乘

得其正也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常理也如恒是也苟不有常正

之道徇情肆欲唯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

剛婦紐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愚謂動而說為隨此

乘剛是也所以凶无往而利也陽倡而陰和男行而

女從得男女之正故元亨利貞說以動為歸妹則是陰

反先倡而陽和女反先行而男從失男女之正故征凶

无攸利柔乘剛柔謂三五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以卦德釋

附錄

明以動故豐以明

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倘徒明不行則明无所

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无所向冥行而已伯明王

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釋卦辭

附錄

王假之尚

大也只是王者至此極大底時節所尚者皆大事個問

君德如日之中乃能盡照天下否曰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之中則自然照天下

却不可將作道理解他個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此又發明卦辭外意言不

可過附錄物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個天

中也附錄地是舉其全體而言鬼神是指其中運動變

化者通上徹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又曰

豐卦彖許多言語其實則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這盛得極常須謹守得日中時

耳須是兢兢如奉槃水方得又曰這便是康節所謂酌

酌離披時候如何不憂懼謹畏宣政間有以奢侈為言

易附錄纂註

上

者小人都云當豐亨豫大之時須是恁地奢
泰方得所以一向放肆如何得不亂學蒙

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

旅貞吉也

以卦體卦

辭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之時為難處纂註徐氏

曰一柔在外而處二剛之中是羈旅之人交於強有力者苟非善處卑則取辱高則招禍鮮不失矣惟於止知其所以止無私交無暗事非賢不主非善不與止而麗乎明也夫如是內不失已外不失人雖在旅困亦可小亨得旅之正而吉也

重巽以申命

釋卦義也巽順而入必究乎下

附錄

巽是重卦

故曰重巽八卦之象皆如此箇申字是叮嚀反復之意風无所不入如命令之叮嚀吉戒无所不至故象以之

蒙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

往利見大人

以卦體釋卦辭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謂初四

兌說也

釋卦名義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

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

民勸矣哉

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

附錄

說若不是剛中便是違道干譽便成邪媚下面許多

道理都從這箇

來淵纂註

徐氏曰剛中二五也柔外三上也剛中柔外來淵纂註剛中而柔外則立已者正而說人

者非邪矣程子曰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

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之以道宜正也說而能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易附錄纂註

三

正道也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無斃故以之先民則民心悅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釋卦辭附錄剛

而不窮是居位得中若在下則窮矣學蒙剛來而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有些不穩却為是六 愚謂本義以卦變自漸來故指柔為三不喚做得位 為三却未為得位蔡氏指柔為四則四正得位外謂外卦上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謂中同謂上同於五似為得之 廟附錄 此卦只是卜祭吉又更宜涉川王乃在中利涉中 是指廟中言王指九五言宜在廟祭祀淵 大川乘木有功也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以卦體釋卦辭

愚謂下體本乾分三剛上而為五上體本

坤分五柔下而為三是剛上而得五之中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又以理言說

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又以卦德卦體言之當位中正指五又坎為通

附

錄說以行險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

在中間流纂註程子曰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

而不止也纂註思止方說而止為節之義當位以節五

居尊位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

則苦矣又曰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慾損過折有餘

是也
於用懦節於行是也

極言附錄

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轉來到

盡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這裏廝匝了更去不得這箇拆做兩截兩截又拆做四截便是春夏秋冬他是自然之節初無人使他聖人則因其自然之節而節之如脩道之謂教天秩有禮之類皆是天地則和這箇都无只是自然如此聖人法天做這許多節指出來淵

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以卦體卦德釋卦名

義附錄

柔在内而剛得中這箇是就全體看則中虛就二體看則中實他都見得有孚信之意故喚作

中孚伊川此二句却說得好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

虛也

以卦纂註

吳氏曰先儒以豚魚為二物實一物耳蓋兌澤巽風豚魚生於澤而主風古云

江豚魚出而風今江湖行舟之人見江豚作則知風之至天下之物皆有自然之信凡天機之觸天籟之鳴非

物能然也皆天理之真天道之妙流行貫通在物有不能違耳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

也信而正則應乎天矣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其辭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以二五言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

大事也

以三四言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

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以卦體言行過恭用過儉皆

是宜下之意輝纂註

蔡氏曰卦體有飛鳥之象中二爻象身上下四爻象翼上逆而下順陰之道也

既濟亨小者亨也

濟下疑脫小字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以卦體言

初吉柔得中也

指六二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纂註程子曰

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濟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邱行可曰人之常情處无事則止心生則心有而不可進此亂之所從起處多事則戒心生則戒則心有而不復進此亂之所由兆治亂者天也所以制其所畏而不敢肆此治之所由兆治亂者天也所以制其治亂者人也象曰終亂而傳曰終止則亂止則亂矣不知亂安從生玩止一辭則知夫子有功於贊易也

未濟亨柔得中也

指六五

附錄

問未濟所以亨者便是有濟之理而柔得中又有亨

然學履之道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附錄沆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出中不獨是說九二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

未濟學履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不相接雖去故曰不續終也狐尾犬濡其尾則濟不得矣

不當位剛柔應也纂註馮氏曰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苟能協力以濟亦可致亨

未濟者終濟矣

易附錄纂註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易附錄纂註卷五

元胡一桂撰

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附錄易象說易之有
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
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
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
其所用則又疎略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
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為馬坤
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
有常理矣至於案文索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
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
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
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為互體變體五行納甲飛
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

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會穿鑿而非
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
為若可信然上無所闕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
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
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
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
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
而開後學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
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並
子之譬喻而已如是則說卦之作為無所與於易
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刺語矣故疑其說亦
若有未盡者因切論之以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
自來而其為說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
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冒
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
者其亦足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

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看易若靠定象看便滋味長若只懸空看也沒甚意思。輝王弼伊川於象底意思不可見却只愚嘗謂數聖人取象就他那象上推求道理淵各有不同故說卦言象求之於經不盡合益夫子所自取之象惟多不必盡同於先聖也。朱子嘗曰伏義自是伏義易文王周公自是文王周公易夫子自是夫子易。以此求之得其要矣。詳見易象圖說。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

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復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彊而附錄。乾卦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一天也。不息矣。附錄。今日行又一天也。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此所以為天行健也。人傑胡安定說得好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

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
十餘萬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彊不息云淵
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如弄椀珠底
只運動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息則墜矣銖君子以
自彊不息非是說去趕逐他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
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煇天行健以氣言
之則一晝一夜周乎三百六十五度而又過一度愚
以理言之則於穆不已無間容息豈不是至健個謂
六十四卦大象皆著一以字以者所以體易而用之
也即一以字示萬世學者用易之方不可不察也潛

龍勿用陽在下也

陽謂九下謂潛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附錄

如日

方升雖未中天而其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復重複踐行之意

註徐氏曰反復往來必由乎道動循天理雖危而安也
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可以進而不必進也

纂註

但祖徠石氏曰爻辭云或躍无咎夫

子必謂須進乃加進字以斷其疑以進

飛龍在天大人

造也

猶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纂註

謂陽極釋亢

字不可久謂陰生釋有悔字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

變而吉

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後放此

附錄

乾為萬物之始故天下之

物無不資之以始但其六爻有時而皆變故有羣龍无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順不敢為天下先耳

非謂可天德而不可為首若曰乾不為首乎

纂註徐氏曰六爻皆用九

則乾變之坤九者剛健之極天之德也天德不可為首指卦變言即坤无首之義非謂乾剛有所不足也善用

九者物極必變剛而能柔不為物先用坤道也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

下相因之無窮至順極厚而無所不載也

附錄

地之勢常有順底道理且如這箇平地面前便有坡陀處

那突然起底也日順淵銖問地勢猶言高下相因之勢

以其順且厚否曰高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箇道理

理然惟其厚所以上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他順若是

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

惟其高下相因無窮所以為至順也

君子體之惟至厚為能載物也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案魏志作初六履霜六二之動直今當從之馴順習也

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

從王事知光大也

纂註

程子曰夫子懼人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義所當為

則以時而發非含藏終不為也又曰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或從王事而能無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

也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文在中而見於外也

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初陰後陽故曰大終

附錄

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

陽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文蔚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

難之世君子纂註

馮氏曰雲雷方作而未雨有屯結之象君子觀象以治世之屯猶治絲

者既經之又綸之所以愚謂坎在上為雲未下而成解其結而使就條理也雨故雲雷屯言陰陽之未通

也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纂註程子曰

下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陽剛之才衆所歸從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六二

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

子舍之往吝窮也纂註程子曰事不可而妄動以從禽也當屯

之時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即鹿以有從禽之心也君子則見幾而舍之不從若往則可吝而困窮矣求

而往明也屯其膏施未光也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泉水之始出者附錄育必行而有漸也

有山之象果纂註徐氏曰蒙而未知所適也必體坎之行有水之象剛中以決果其行而達之蒙而未有

所害也必體艮之靜止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發蒙之初法不可不

以養育其德而成之

正懲戒所以正法也

子克家剛柔接也

指二五

應

纂註

程子曰二五剛柔之情相

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親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勿用取女行

不順也

順當作慎蓋順慎古字通用苟子順墨作慎墨且行不慎於經意尤親切

困蒙之吝

獨遠實也

實協韻去聲

纂註

徐氏曰剛實發蒙四獨遠之困於蒙者也故吝

童蒙之吝

吉順以巽也

愚謂順以文柔言巽以巽志應二言

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禦寇以剛上附錄

上九一陽而衆陰隨之如人皆順從下皆得其道於我故能禦寇須是自家屋裏人從

我方前去理會外頭人若自家屋裏人不從
時如何去禦得寇所以象曰上下順也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其陰陽之和而自雨爾

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
樂侯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也

附錄

問屯需二象皆

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然屯言經綸而需言飲食宴樂
何也曰需是緩意在他無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

物之始生象草木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
而出不無齟齬艱難故當為經綸其義不同時舉纂註

程子曰君子觀象懷其道義安以待時飲食以養
其氣體安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飲食坎象宴樂
樂天也乾象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

常也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寬意以寬居中不

也。急進。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卦外謂外也。

不敗發明占外之占附錄。錄問占外之占何也。曰象中聖人示人之意切矣。本無此意占者不可無此意。

所謂占外意也。錄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

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德。又無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文

蔚纂註。丘行可曰。寇坎也。三既迫坎則害已切。已故曰致寇至。夫坎險在外未嘗迫人。由人急於求進。

自迫於險以致禍。敗象以自我釋之。明致災之由。不在他人也。然於此能以敬慎自處。則亦不至於敗也。需

于血順以聽也。纂註。丘行可曰。需之三四乾坎之會也。三恃健冒險而進。四據險以待。乾

之來聖人於三之象以敬告之。能敬則不犯坎矣。於四之象以順告之。能順則不忤乾矣。二者交盡其道。此處

需之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

當位未大失也

以陰居上是為當位言不當位未詳附錄凡初上二爻皆無位二士三卿

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母 筮註 蔡氏

老不任家事而退閑僧家之有西堂之類 故未大失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不克訟歸

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掇自取也 筮註 程子曰自下而

屈禍患之至猶掇拾而取之言易得也

食舊德從上吉也

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

則無成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訟元吉以中正也中則功也聽不

偏正則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

衆纂註劉壽翁曰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後則為伍兩軍旅之衆此衆即此民也故曰

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君子觀象容之畜之於無事之時用之於有事之日故曰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

萬邦也纂註程子曰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上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

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師或輿

尸大无功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長子帥師

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

人勿用必亂邦也

聖人之戒深矣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

親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無間者也彖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

附錄

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言

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纂註程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他比天下之道淵

比而無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為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親撫諸侯所

以下也 天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得正則不

自失纂註程子曰守己中正之道以比之匪人不亦傷矣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

乎纂註

徐氏曰三居不正之位而應上比之匪人也上比无首而凶已乃應之亦可傷矣馬援勸隗囂

專意東方而隗囂降蜀至於殺身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亡宗為天下笑者非大可傷乎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

使中也由上之德使不偏也比之无首无所終也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无首以

始終之象言之則為无終无首則无終矣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之象厚積而遠施也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

也亦者承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程子曰說輻反纂註

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
婦人為夫寵感

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也
故說

輻反目三自為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

猶夫不能正室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孳如不獨富

家故致反目也

也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纂註疑均

也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敵也

柔畜既盛必敵剛也
蔡氏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程傳纂註程子曰

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

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

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

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

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

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

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至於尊榮農工商賈日至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無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辯上下使各當其素履之往獨行願也纂註程子曰分以定民之心志也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耳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也幽人貞

吉中不自亂也

纂註

徐氏曰上無應與而獨善其身日用常行坦然平易不為艱難阻絕

之行自守以正而外物不亂所以吉也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

足以與行也啞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

也愬愬終吉志行也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傷於所恃元吉在

上大有慶也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

民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附錄問聖人財成輔相之功當無

曰天地交泰萬物各遂其理聖人自此方能致用若天

地閉塞萬物不生聖人亦無所施其巧輝財成猶裁截

成就之也輔相只於財成處以補其不及而已財成眼

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為制下許多

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財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

萬物本有此道理若非聖人財成亦不能得如此齊整

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為而聖人能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又問繼天立極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須聖人為他做也又問輔相財成學者日用處有否曰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耒耜地之化儼侗相續下來聖人便裁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淵問乾坤順如何得有過不及之差曰乾坤者一氣運於無心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有以為之主故無過不慕蔡註蔡氏及之道謂日月寒暑之往來東南西北之經緯天地之宜謂春生秋殺高黍下稻於道則制裁其節於宜贊助之而已又曰天地之道以氣形全體言天地之宜以時勢所適言財成者因其全體而裁制其節使不過輔相

者隨其所宜而贊助其所不及如氣化流行籠統相續
聖人則為之裁制以分春夏秋冬之節地形廣邈經緯
交錯聖人則為之裁制其東西南北之限此財成天地
之道也春生秋殺此時運之自然高黍下稻此地勢之
所宜也聖人則輔相之使當春而耕當秋而拔茅征吉
斂高者種黍下者種稻此輔相天地之宜也

志在外也纂註

蔡氏曰在外則謂應陰也陰為民君子在內則恩澤及乎民也

包荒得

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无往不復天地際也纂註

徐氏曰乾坤相

遇之際泰否反復之機實在於此可不戒哉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

中心願也

陰本居下在上為失實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纂註

徐氏

曰中以行願居中應二行其志願非勉强也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命亂故復否告命所

以治之也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收斂其德不形於外

以辟小人之難人

不得以祿位榮之

纂註 蔡氏曰天地不交二氣鬱塞否之象也順陽消之象而晦處窮

約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小人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私矣 大人

否亨不亂羣也

言不亂於小人之羣

包羞位不當也

纂註 程子曰陰柔居

否不中不正所為可羞者處不當故也處不當位所為不以道也

有命无咎志行也

人之吉位正當也

纂註

程子曰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天下之否是以

吉也無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為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註程子曰豈有長否之理
極而必反理之常也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

異而致附錄類族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
同也附錄類族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

說辯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以皆同之理故隨他
地頭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作一類李姓作一類

處以物致其同此其所以為同學蒙其異纂註馮氏曰類族
處以物致其同此其所以為同學蒙其異纂註馮氏曰類族

覆辯物是如出門同人又誰咎也纂註程子曰出門同
火之燭照出門同人又誰咎也纂註程子曰出門同

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疎之異同人于宗吝道也
過咎所由生既無偏黨誰其咎之異同人于宗吝道也

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能行不纂註蔡氏曰敵謂五

安何也安往而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不得貧賤之安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直謂同人于郊志未

得也纂註蔡氏曰未及乎野未盡乎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火在天上

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無以治之則釁孽萌於其間矣

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

已矣附錄天道喜善而惡惡遏惡而揚善非順天休

兜此易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

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補纂註蔡氏曰遇惡揚助其禍福之所不及戊申封事善離象順天休

命乾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公用

亨于天子小人害也纂註程子曰民衆財豐反擅其富

為害又大有匪其彭无咎明辯哲也哲明纂註蔡氏曰

為小人之害其始故能辯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一人之信足以威

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太柔則人將易之大有上吉自天

祐也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以卑臨高謙之象也裒多

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
附錄問謙是損高就

高增卑以趨於平亦謙之意也

附錄

低使教恰好曰

大抵人多見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學蒙臣伏見近年百事多務含容

曲直是非兩無所問似聞聖意謂如此處置方得均平

然臣切有疑馬易象曰稱物平施蓋古之欲為平者必

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為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

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

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為平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是乃所以為大不平也戊申封事

也纂註

程子曰自牧自處也詩云自牧歸荑蔡氏曰牧養也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纂註蔡氏曰萬无不利撝謙不違

則也言不為過利用侵伐征不服也纂註蔡氏曰不鳴謙志

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於行師然亦

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

纂註邱行可曰二與上皆曰鳴謙以有感乎三也然柔近剛則先得乎剛二此

三近也故中心得上應三遠也故志未得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

附錄

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謂和崇德

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時舉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破問崇德如大韶大武之類否曰是先王

作樂無處不用如宴饗飲食之時無不用此特言其大者爾學蒙

纂註

程子曰雷者陽氣奮發陰氣相

薄而成聲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達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動和順積中

而發於聲樂之象也潘氏曰樂之為用朝覲聘饗祭祀各有所主惟郊祀上帝則大合古今衆樂而奏之大司樂園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初六鳴豫志窮凶也窮謂滿極不終日貞吉以中正

也盱豫有悔位不當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藏澤中隨時休息慕註馮氏曰雷

發聲於震之春收聲於兌之秋由震而兌雷藏澤中與時休息為隨時之象日出於東方之震而入於西方之兌由震而兌自明嚮晦出於明者至晦而入也勞者宴作者息矣所以用隨也天地之隨為晝夜為寒暑為古

今君子之隨為動息為語默為行藏一晝一夜之頃而動息隨之況於消息盈虛之大者乎黃宗台曰卦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係小子弗兼與也纂註

程子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二苟

係初則失正矣弗能兼與也故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係大夫志舍下也隨有獲

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孚于嘉吉位正中也拘係

之上窮也

窮極也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

治已治人之道也

附錄

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而在已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

以治蠱矣振民有風纂註徐氏曰山下有風風薄山之象育德有山之象纂註而迴物皆散亂蠱之象也

愚謂育德山象如幹父之蠱意承考也纂註鄭氏曰子山之養成材力也

雖勞而終則吉蓋其事若不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幹父順而其意則在於承其父也

之蠱終无咎也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地臨於澤上臨下也

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无窮蔡氏曰教思无窮澤者父也容之无疆者坤也纂註潤地之象也容保民

无疆地容也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

也

未詳纂註

蔡氏曰

命君命

謂五也

徐氏曰

二剛成

臨有

疑

以此相臨

豈能速合

柔中用二

以剛中

應五

豈終不順

哉聖人以未順

命

釋之

君而

不苟於

從上也

甘臨位不當也

既憂之

至臨无咎

位當也

大君之宜

行中之謂也

敦臨之吉

志

在內也

風行地上

觀先王

以省方

觀民設教

省方以觀民

設教以為觀

纂註

程子曰

風行地上

禮以觀

民俗而

設政教也

設教者

如奢

則約之以

儉則示之以

禮是

初六童觀

小人道也

闕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觀女貞亦可醜也在大夫則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觀

國之光尚賓也觀我生觀民也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已所行不但一身

之得失又當觀民德觀其生志未平也志未平言雖不

之善否以自省察也也懼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雷電當附錄通論豐象噬

在下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其

時之用故云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

須用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筭蔡註

錯也故折獄致刑此是伊川意其說極好道夫

程子曰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雷相須並見之物

亦有噬象雷明而雷威先王觀雷之象法其明與威

欽定四庫全書

以明其刑罰勅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蔡氏曰明罰離象勅法震象徐氏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勅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也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象異然罰之當避人猶有冒罰而為之法之可畏人猶有屢校滅趾不犯法而不顧者先王不得已而後用刑也

行也

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

噬膚滅鼻乘剛也遇毒位不當也利

艱貞吉未光也貞厲无咎得當也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無此凶矣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

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

附錄

明庶政是就離上說无敢折獄是就艮上

說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學家通論旅卦象責內
明外止雖然內明是箇止殺底明所以不敢用其明以
折獄與山上有大旅君子以明謹用刑而不留獄相似
而相反責內明外止旅外明內止其象不同如此個問
苟明見其情罪之是非亦何難於折獄曰是他自有箇
象如底亦有須待因訊鞫勘錄問結證而後了底書曰
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旬時不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
此數語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具而決之是所謂敢
決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不留獄
者謂訊因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個止在外明在內故
明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慎用刑而不留
獄又曰如今州郡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
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蔡註蔡氏曰有山之材而照
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纂註之以火則光彩外著貞

之象也明庶政離明象政者治之具所當文飾也無敢折獄良止象折獄貴乎情實實則文飾而沒其情矣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君子之取舍纂註蔡氏曰處卦最決於義而已下亦理無可乘

之者故曰責其須與上興也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纂

義弗乘也註蔡氏曰陵侮也三能永貞則二柔雖比已

六四當位

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

患也六五之吉有喜也白賁无咎上得志也附錄

問何謂得

志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是優游自得也錄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附錄

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

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
則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纂註蔡氏曰厚

下坤象安宅艮象劉壽翁曰愚謂剝者崩頽之義五
厚下安宅此言治剝之道陰自下而上剝一陽將

見艮剝為坤則山剝為地矣山附於地未可言剝然以
五陰剝一陽言之則有山崩為地之勢故名之曰剝為

人上者觀象而知所以厚下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剝牀
安宅則又善於用剝者也

以辨未有與也言未纂註程子曰陰之剝陽得以益盛
大盛者以陽不有與故也小人剝

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之意深矣邱行可曰
與剝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邱行可曰

與應也凡陰陽相應則為無與井九二不應九五言有與
是也陰陽不應則為無與井九二不應九五言無與是

也咸六爻皆應則謂感應以相與艮六爻皆不應則謂
之敵應不相與剝之未有與者是言當剝之時在上未

有陽以應陰無以止陰之進也大凡小人為害使其間
有一君子與之為應以遏止之則其心猶有所顧忌而
不敢肆使雖為惡未至如是之甚也惟其未有與此剝
道所以進長而不可救也聖人於此不謂之無與而謂
之未有與蓋不忍陰邪之害正而猶剝之无咎失上下
冀有人以止之也其意深矣亦通

也上下謂四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以宮人寵終无尤也君
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安

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附錄至日閉關正是於已動
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後要以安靜養之蓋
一陽初復陽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
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成大銖古人所以

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
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滾了豈不壞事賀孫
不遠之復

以修身也附錄

易傳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這般說語好簡當文蔚

休復之吉

以下仁也纂註

徐氏曰仁謂初剛復於下在人則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初不遠復二從初而

復故曰以下仁也

頻復之厲義无咎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敦

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考成也

纂註

程子曰五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

成可以无咎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纂註

劉壽翁曰動靜天道

之復也善惡人道之復也故彖象言動靜之復六爻皆言善惡之復復者剛之反也自五及初皆以從剛為復

五之自考不如四之從道四之從道不如二之下仁二之下仁不如初之修身三頻復雖危猶知復也上迷復

反道則不知復矣徐氏曰上六位高而無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無改過之勇是昏迷而不知復者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天下雷行震動發生

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為私焉无妄之

往得志也不耕穫未富也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為之也行人

得牛邑人災也可貞无咎固有之也有猶守也无妄之藥不

可試也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試謂少嘗之也无妄之行窮之災

也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

不必實有其事但以其象言之耳

附錄

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畜自家之德道夫道論小畜象

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時舉大畜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只

做得這些文德如纂註程子曰天至大而在山之中所威儀文辭之類淵纂註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

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成其德大

畜之義也有厲利已不犯災也與說輒中无尤也利有攸往

上合志也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之吉有慶也何天之

衢道大行也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附錄

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

曰前輩曾用以解慎言語節飲食廣纂註程子曰慎言

節飲食以養其體蔡氏曰慎節主靜艮象言語飲食主動震象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初上皆非其類也十年勿用道大悖也頤頤之吉上施光也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由頤厲吉大

有慶也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遜世无悶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也不

懼无悶大附錄澤在上木在下澤水高漲浸沒了木是過之行也為大過木雖為水浸而未嘗動故君子

觀之而獨立不懼
避世无悶也

纂註

蔡氏曰獨立不懼巽木
象避世无悶兌說象

借用白

茅柔在下也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棟橈之凶不可以
有輔也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
婦士夫亦可醜也過涉之凶不可咎也附錄

不可咎是
他做得是

了不可
咎他破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治已治人皆必重
習然後熟而安之

纂註

蔡氏曰常德行坎剛
中象習教事重坎象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求小得

未出中也來之坎坎終无功也樽酒簋贰剛柔際也

陸氏

釋文本无貳字今從之

坎不盈中未大也

有中德而未大

附錄

水之為物其在坎只

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

上六失道凶三

歲也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作起也

附錄

明兩作猶言水洊至

今日明來日又明若說兩明却是兩箇日頭淵明便是指日而言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黃離元吉得中道也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突如其來如

无所容也

无所容言焚死棄也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王用出征以

正邦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易附錄纂註卷五

易附錄纂註卷五